

三星堆文物与彝族宗教和神话文化元素的相似性

沙马打各

(西昌学院 彝语言文化学院,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三星堆文化距今5000到3000年,学术界对三星堆文化的族源属性考证众说纷纭。由于时间的久远,文化的变迁,以当下文化形态和思维模式,对三星堆文化进行一脉相承的族源文化研究已不现实。彝族的宗教和神话形成时间较早,对彝族传统文化元素的保留相对完整,变异性最小,三星堆出土的部分文物与彝族宗教和神话中的文化元素有许多相似性。

【关键词】三星堆文物;彝族宗教;彝族神话;文化元素

【中图分类号】B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2-0104-04

近年来,研究彝族文化的专家将三星堆^①文物与彝族文化元素进行对比研究,提出了一些耳目一新的观点,为迷茫的三星堆文化研究拓展了一条新的研究方向。从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衣》“支格阿龙的诞生”这一节中可以看出,进入父系氏族时代以前,彝族宗教已经形成,毕摩已经产生。“维勒丘布在他生存的年代(大约距今4325年)改革了原有的举行宗教仪式的程序、规则和内容,运用了经书及必备的法具,使彝族作毕祭祀方式在公元前2300多年前的夏初时期就已经基本成形。”^②彝族神话有创世神话和英雄神话,所叙述的内容多为人神合一的史前故事,形成的时间在各种民间文学作品中最为久远。三星堆文明距今5000到3000年,即使三星堆文化得到传承,经过数千年的演变,现在的文化形态与当初会有很大的差异。在文化比较研究中,把形成时间大致相同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可能启发会更大一些,效果会更好一些,更具有科学性一些。

一 三星堆文物与彝族毕摩器物的相似性

(一) 三星堆文物“玉璋”与彝族毕摩“乌土”的相似性

“玉璋”(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根据射部的不同特点,分四型。A型,灰黑色,上有灰白色斑纹。射部呈鱼嘴形叉刃,器身两侧较薄,一侧为弧形,另一侧微内曲,中间略厚。B型,乳白色,一侧略带黑灰色。射部镂刻成鸟形,略残。C型,器身一侧外弧,一侧内曲,两面各刻一璋形图案。D型,浅黑略带灰色斑纹。射部为圆弧单面刃,器身上宽下窄,两侧微内收。

彝族毕摩的“乌土”就是一个签筒,功能是用于装占卜用的签“罗乌”,其由上下两截扣合而成,底部平,顶端叉口呈鱼尾形或虎口形张开。根据顶端射部的不同分为两种类型,雄签筒射部顶端呈锥尖

形,雌签筒射部顶端呈半圆形或椭圆形,没有雄签筒那么尖。签筒外部雕刻各种图案,长约25—40厘米,有的“乌土”外壳用铜进行镶裹。

三星堆出土文物“玉璋”与彝族毕摩“乌土”二者外形相同,一端平底,一端为不同形状的发射状叉口,器物表面进行镂刻,大小长度相近,底端钻孔以便穿线系带于身。

(二) 三星堆文物“青铜铃”与彝族毕摩“毕举”的相似性

“三星堆遗址发掘简报”提到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多件青铜铃,具体的文物记录中只描述了一件“青铜鸟形铃”,短喙,长颈,长尾下垂,头上出一冠,冠上穿一小孔,鸟体镂空。

“毕举”有的学者译为“法铃”,它是每一个彝族毕摩必备的一件宗教法事用具,用铜打制为主,有鸟形和钟形,顶端穿孔用于系铃棒,大小为一个大人的手掌能扣大半。

三星堆出土文物“青铜鸟形铃”和彝族毕摩所用的“毕举”都是铜铃,鸟体镂空,顶端穿一小孔系铃棒,大小相近似。

(三) 三星堆文物“铜龙形饰”与彝族苏尼“龙头鼓柄”的相似性

“铜龙形饰”(二号祭祀坑出土)头宽7.7厘米、残高17.5厘米。该器为B型铜龙形饰,铜龙大张其口,口中所铸上下两排圆孔表意“龙牙”,具有抽象化倾向;其上吻向后勾卷,与龙角构型之势贯通,龙角向前溢出,端部略向上提起急收,劲力内敛。S形长眼融构于龙角形式中,并延伸至角端,耳廓宽大。

彝族苏尼用的鼓有鼓柄(把手),彝语叫“则目”,但鼓柄却不固定在鼓上,用软牛皮将鼓的外沿包一层,用牛皮带从三个点将鼓系在鼓柄上。鼓柄上端雕刻成山羊头型,并用贵金属镶裹,羊角长而弯曲,下端有系牛皮带的环扣,彝族苏尼称之为“龙

头鼓柄”。

三星堆出土文物“铜龙形饰”的结构造型与彝族苏尼的“龙头鼓柄”极其相似,上端为山羊形的“龙头”,下端铸有系牛皮带的环扣。极有可能由于时间的久远,用牛皮做的鼓面腐烂而只剩下铜质鼓柄。

二 三星堆文物与彝族宗教仪式物件的相似性

(一) 三星堆文物“青铜神树”与彝族宗教仪式中“则果”的相似性

“青铜神树”(二号祭祀坑出土),I号大型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全树共二十七枚果实,九只鸟。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辮的铜龙。

彝族在举行大型祭祖仪式“尼姆撮毕”和大型祈福仪式“嘎博”时,仪式过程中需要插神树“直波”,根据仪式的不同,神树的功能不尽相同。祈福仪式“嘎博”需要插“左、中、右”三株神树,左方那棵树上要挂上牛胛骨肉(或挂上连着头的羊皮,很像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残尾“龙”),右方那棵树上要挂绵羊胛骨肉。中间那棵树上要挂猪的“胸脯肉”(一条从猪舌头到猪尾沿猪的胸部割下来的肉条)或猪鼻猪尾,还要像“直波”一样挂上一个画有飞禽的木板,这就与三星堆青铜树枝上站着鸟儿有类似之处。^[1]

三星堆“青铜神树”分为三层,每层三枝,彝族数字概念中以奇数为吉;三星堆神树上立有神鸟,彝族“直波”上要挂画有飞禽的木板;三星堆神树上有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辮的铜龙,彝族“直波”上要挂连着头的羊皮或从猪舌头到猪尾沿猪的胸部割下来的肉条。

(二) 三星堆文物“铜动物”与彝族宗教仪式中“泥塑”的相似性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动物,有青铜虎、青铜鸟头、青铜鸡、青铜蛙、青铜蛇等。

彝族在有人得了偏瘫或者严重风湿病时,认为这是各种动物的鬼怪精上身,需要请毕摩到郊外沟边念驱逐鬼怪的经文,彝语叫“斯尔斯瑟毕”或叫“斯尔吉”。举行这种仪式的时候要把病人带到现场,毕摩用泥塑各种动物的塑像,有泥牛、泥羊、泥鸡以及各种泥鬼等,并念各种驱逐鬼怪的经文。

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内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动

物,这些青铜动物与宗教活动有着一定的联系,彝族的“斯尔斯瑟毕”仪式要塑各种泥塑。同样是出现在宗教活动的过程中,同样是动物塑像,只是材料不同,是否与病人的贵贱有关不得而知。

(三) 三星堆文物“青铜立人像”与彝族毕摩“转灵”的相似性

青铜大立人像(一号祭祀坑出土),人像高180厘米、通高260.8厘米,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人像身佩的方格纹带饰,当具有表征权威的“法带”性质。他手中是否原本持(抱)有某种法器?有人认为是琮,有人认为是权杖,有人认为是大象牙,还有人认为是类似彝族毕摩(祭司)的神筒或签筒。

在不同的彝族宗教活动中,彝族毕摩的“请神”和“转灵”方式有一定的差异。彝族举行一般的宗教仪式时,要用神水和牺牲在参加仪式的主人家头上绕圈,一般举行反诅咒和驱逐鬼怪时向外(顺时针)方向绕,意为把不好的东西驱逐出去;举行祈福纳彩等祝福好的事物时向内(逆时针)方向绕,意为把好的东西招进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两只手的空洞都是不对称的,除非把神杖扭弯,否则无法插入。‘这双手更像是彝族祭祀活动中主祭大毕摩的手。’他(杨凤江)说,‘毕摩相当于彝族的巫师,他们请神时右手于上举金杯,左手于下举银杯,右手向内绕左手三圈,驱邪时则向外绕。’”^[2]

三 三星堆文物与彝族神话人物的相似性

(一) 三星堆文物“青铜人首鸟身像”“青铜鸟爪人身像”与彝族“鸟人”神话的相似性

“青铜人首鸟身像”(二号祭祀坑出土),通高12厘米。这件人首鸟身像原铸于小型铜神树树枝端部。该像为平头顶,头戴颞,面带面罩,脸形方正,大耳高鼻,其双眼呈外凸状,与纵目面具眼球造型相类似。其鸟身较短,参考与之造型完全相同的铜树另一枝枝端人首鸟身像,可知该像现残断的双翼原当呈宽展状,尾羽构型亦当为分叉上下卷曲状。可以肯定的是,这尊造像当是古蜀先民诸神崇拜中的主神。“青铜鸟爪人身像”(二号祭祀坑出土),上半身残缺,下身着紧身包裙,裙较短,长不及膝盖,裙前后中间开缝,上饰两层几何云雷纹,上有竖条纹。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人鸟结合器与彝族人鸟的神话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一,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衣》中就记载了关于射日射月英雄支格阿龙诞生的故事,天上掉下三滴鹰血,一滴落在蒲莫妮依的下身,穿透九层裙,于是蒲莫妮依受孕,诞生了支格阿龙。祖先崇拜是彝族传统宗教的主体,彝族将支格阿龙作为自己的祖先进行崇拜,支格阿龙父亲为鹰的故事与古蜀先民诸神崇拜中作为主神的“青铜人首鸟身像”寓意极其相似。其二,三星堆出土文物“青铜鸟爪人身像”的原型为鸟美女,而与之相似的彝族关于鸟美女的神话故事有两个,一个是嫁给凡人情牵儿女而丈夫没能与之和谐相处的大雁美女“谷莫阿芝”的故事。^[4]另一个是形象美丽深爱着凡人丈夫而原型却是鬼怪的鸟美女“紫孜妮楂”的故事。^[5]这两则神话故事安东先生在他的专著《龙腾鹰翔虎啸蜀》中有详细的叙述,不再赘述。它所体现出来的是鸟与女性结合的寓意的相似性。

(二) 三星堆文物“青铜纵目面具”与彝族“赫惹扭支”神话的相似性

“青铜纵目面具”(二号祭祀坑出土),宽138厘米、高66厘米。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具。纵目面具均出自二号祭祀坑,共3件,分大小两型。其中A型2件较小,B型的1件则较大。

彝族神话故事“支格阿龙的四个助手”^[6]中详细描写了其中一个助手为千里眼“赫惹扭支”,他的眼大而且直,不仅能够看清千里之外,还能通过眼睛看清凡人与鬼怪的变身。由于有他的这双神眼相助,支格阿龙为人间扫除了很多妖魔鬼怪。

彝族神话故事叙述的是人神合一的史前故事,以文字叙述的形式讲述的是“赫惹扭支”那双大而直的神眼。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更形象、直观地再现了“纵目人”的大而直的眼睛。

彝学专家杨凤江在他的文章中写到:彝族史诗《查姆》对纵目人有形象的描述,彝族典籍《阿普笃慕传》《阿普笃若》《笃慕世系》等都对古代彝族纵目人作了相类似的记载和描述。从中可以看出彝族先民对人类社会初期的认识,特别是对人的具体认识有三个重要的阶段,即独目人时代,此时为原始的蒙昧期;纵目人时代,此时代为农耕兴起的时代;横目人时代,此时代为奴隶制时代。^[7]

四 三星堆文物与彝族神话中物象的相似性

(一) 三星堆文物“青铜神树”与彝族支格阿龙射日射月“神树”的相似性

型铜神树前面已经叙述,另一株神树没有相关资料。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中详细叙述了支格阿龙站在上面射日射月的柏树,“神仙柏树啊,根须粗而壮,四十八根须,深山狮子啊,四十八个窝。树干很茂盛,四十八枝丫,天空雄鹰啊,四十八个巢。……神仙柏树啊,顶上住喜鹊,中间住鸽子,树下住豹子,树干豹子爬,树心住蜜蜂,树下獐鹿跳。……柏上雄鹰飞,树顶雏鹰玩。”支格阿龙因为射日射月,除人间祸害,降福于人类,彝族将其作为祖先进行祭拜,由此而产生对射日射月相关的物象的崇敬之心,由于射日射月的成功,支格阿龙“伸手抚柏树,柏树遍地长,柏树枝叶茂,柏树长得直,昔日长得直,今日长得直。”^[8]

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果枝上立有神鸟,彝族英雄支格阿龙射日射月的神树上驻有雄鹰;三星堆神树的树侧有一条缘树透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辩的铜龙,彝族英雄支格阿龙为龙鹰之子,其寓意是为阿龙在此神树上射日射月。

(二) 三星堆文物“石蟾蜍”与彝族“神蛙”神话的相似性

有关三星堆的书籍中都提到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石蟾蜍”,但是其网站中提到的较少,也没有具体的描述。

在各种动物中,彝族典籍文献对蛙的描述最多,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衣》从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的婚姻两个层面记载了人与蛙的关系。《勒俄特衣》“雪子十二支”中写到,蛙是“雪子十二支”中的第一支,是人类进化的开始。在“洪水泛滥”中写到,幸存者笃慕幼子将洪水冲来的蛙救下,后来笃慕幼子派蛙治好了“恩体古慈”(天神)的病,实现了人类与天上人的联姻,人类又得以繁衍生息。

在彝族神话故事中也有不少关于“神蛙”的故事,人类的聪明才智以及言语能力的获得就是得益于“神蛙”的帮助。相传人类繁殖太快,天神恩体古慈惟恐人类的力量,因而在土尔山上放置了智水和哑水,想以此来控制人类。在前往土尔山去的路上,蛙被其它动物踩踏,从此处经过的人将蛙捡到路的上方,以免被其它动物所伤,蛙为了感谢人类,把智水的秘密告诉了人,由于人类的贪婪,将智水喝完,人与其它动物的智力和语言能力才如此相差。

还有另一个广泛流传于彝族地区的“神蛙”故事,相传有一个彝族姑娘从膝盖上生出了一个“青蛙”,这个姑娘把青蛙丢到郊外,青蛙变成一个狮小

伙回来认他的母亲。后来,这个青蛙经常将自己难看的皮脱在家里,变成一个英俊的青年参加各种活动,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青年,娶了妻,成了家,而每次回家之后他都要钻到青蛙皮里去。在一次选美活动结束,青蛙要到家的时候,母亲和妻子觉得他一回家就回到青蛙皮里,太丑陋了,因而将他的皮丢在火中焚烧,于是青蛙感到火烧的疼痛,他说如果再有三天,他就可以不依赖青蛙皮了,他跳入水中,永远变成了不敢离开水太久的青蛙。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用青铜或陶瓷做的动物有龙、鸟、虎、蛙等,虽然同时出土了大量的象牙、海贝等,但是却没有大象和水生动物的塑像,这与彝族宗教、典籍文献以及神话中涉及的动物概念及其相似。这可能会是产生这一文化的地理空间生活着这些常见动物,或者当时的原居民族具有相同的动物图腾崇拜。

除了从宗教和神话的角度进行对比研究外,历史学家提出了彝族祖先“武洛撮”与古蜀王“蚕丛”、彝族祖先“笃慕”与古蜀王“杜宇”是否为同一人的疑问;文字学家把三星堆出土的刻画符号和古彝文字进行对比研究,较为可信的解读了大部分三星堆

出土的刻画符号;民俗学家把三星堆人像的饰佩装束和彝族的服饰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三星堆人像装束与彝族服饰习俗相似的结论;彝学专家用彝族典籍对三星堆青铜“纵目人”和“直目人”进行了解读;考古学家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进行物理化学测定,认为三星堆青铜金属元素构成与彝族先民在堂狼山开采的铜相似,这些青铜矿料来自彝族世居的云南巧家。

综上所述,三星堆文物属于古代蜀人大型祭祀遗物,所发现的文物应当都与古蜀人的宗教活动有关,这些文物与彝族宗教祭祀主持者毕摩所用的器物极其相似,与彝族宗教仪式中出现的物象相似,与彝族神话中出现的人和物又是这样的悄然相似。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中,彝族文化元素与三星堆文物有如此多的相似性,虽然不能求证它们之间有多少相关性,但是,创造三星堆文明的民族整体消失的可能性并不大,这种相似性应该不仅是偶然。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究竟属于相同的族源文化,还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文化辐射产生的影响力导致的结果,这有待于专家利用更多的方法和更新的技术去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文中有关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描述均来自于“三星堆博物馆官方网站”<http://www.sxdn.cn/page/default.asp>
- [1] 吉尔体日. 诺素宗教的起源发展现状及公用[A]. 美姑彝族毕摩文化调查研究论文集[C]. 2003.
- [2] 摩瑟磁火. 似曾相识三星堆. 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152.
- [3] 新华社. 三星堆文物某些元素与彝族文化相关[A]. 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C].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37.
- [4] [5] 安东. 龙腾鹰翔虎啸蜀[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 12-16, 43-46.
- [6] 杨正勇, 沙马打各. 支格阿龙故事选编(彝文版)[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9: 138-140.
- [6] 杨凤江. 从彝籍彝语彝俗看三星堆的彝族文化元素[A]. 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109.
- [8] 沙马打各, 阿牛木支. 支格阿龙[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8: 43-46.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Cultural Relics from Sanxingdui and the Culture Elements of Yi's Religion and Mystery Stories

SHA Ma Da-ge

(Yi language and Culture School,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Sanxingdui culture dates from 3000 to 5000 years ago. The circle of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its attributes of ethnic origin. It is unpractical to study the ethnic origin of Sanxingdui culture in a continuous line because of long time and culture changes. Yi's region and myth have long history and are relatively integrated on maintain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Yi people. We can find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some cultural relics from Sanxingdui and some culture elements of Yi's religion and mystery stories.

Key words: Cultural Relics from Sanxingdui; Yi's Religion; Yi's Myth; Culture Elements

(责任编辑:张俊之)